



在张坝古村落

□ 杨艳辉

眼前的河叫大团鱼河，潺潺水流绕过大大小小的石头，缓缓向前流淌。水中有游动的鱼，没看到甲鱼。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，难免被惊扰，但这是张坝的地盘，虽地处大山，却是陕甘川的枢纽，生活在此地的神守（甲鱼的别称）们，应该是见过世面的。过去有多条古道经过，南来北往的人和畜，不知道有多少，山看见了，水看见了，神守们自然更看得清。古道慢慢废弃，后来兰海高速从头顶上修通，过往车辆穿梭如云，汽笛声整天在耳畔鸣叫，估计神守们都把此当成山风了。想翻开石头，与其中的一只见个面，私下里告知一声，我们这些人慕张坝之名，来拜访古村落的，不会搞破坏。弯下腰，还未伸手，已觉水中有无数双眼睛射向我。连忙后退几步，上了一座木桥。

木桥通往对面的四方山，张坝古村落就在那里。

桥距离河面不高，慢慢往前走，木板咯吱咯吱地响。四周是山，走进春天里的山，绿衣披身，野花开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姹紫嫣红。当数桃花最惹眼，粉粉嫩嫩，清清爽爽，只一眼，就让人觉得找到了春天的根，顺着根，山野里的各种颜色便涌了过来，浓淡相宜，远近相安，热热闹闹的。我走在木桥上，风把无数种花香送到身边，糅合在一起，温润绵长。这是春天独有的味道。大自然是深情的，不慌不忙奔赴四季，每一季都有不一样的馈赠。这会儿，在张坝的山里面，我是一个闲人，不必追着时间跑，眼中只有山山水水，春天仿佛被我揽进了怀里。

走下桥，双脚接上地气。抬头，只见在长满树木花草的半山腰，伏着一片房子，黄土墙，灰色瓦顶，依着山势，一层层往上爬，云梯一般。那便是张坝古村落了。我沿着碎石铺成的小路，往村里走。路在山上弯来拐去，山上过去的人和事在我眼前起起伏浮。

六百多年前，张氏主事带领族人挑着担子、拄着拐杖，从湖广一路入川，又西行到了陕甘川交界的这个山沟里。主事看见大团鱼河中间的一方石头上，躺着一只大神守，心中一惊，又一喜，长满老茧的大手随即一挥，山做屏障水为生，就这里了！山里最不缺的是石头和木头，张氏族人也不缺盖房的手艺。房子盖成了老家的样子，以石为基，夯土筑墙，立柱架梁，榫卯咬木，马鞍屋顶。房子落成，张氏先人有家了，寂静的四方青山从此炊烟缭绕，晨昏有声。

山中的日子走得慢，风调雨顺时过好，遇上天灾人祸，咬紧牙关往过挺。一代一代延续下来，人丁兴旺，村庄兴旺。直到2008年地震，张坝村虽无大灾，但许多房子地基受损、墙面震裂、房梁歪歪、屋瓦滑落，再住人已不安全。于是，另选新址，整体搬迁。人走了，留下老房子，请老匠人用老手艺把倾斜的土墙、破损的木梁修整后，村庄因旧而古，因传统木工而出名。我跋山涉水，就是为这些而来。

第一座院子，挂着“陇南传统民居泛博物馆”的牌子，两层。土墙参差不平，却很厚实。正房高大轩敞，两侧厢房稍矮。木门木窗，雕刻着简单的花纹。走进去，里面陈列着陇南几个县的民居模型、黑白照片，还有犁耙、风车、石磨、纺车……都是一些轻易见不着的老物件。看着看着，远去的劳作场面好像又回来了，辛苦，甚至艰难，但实实在在，有滋有味。我把目光移至房屋中间的柱子上。它粗壮，烟熏色，直通屋顶，支撑着一根同样粗壮的横檩，除了这根柱子，横檩下方斜撑着一根根小木柱，像大树的根须倒悬空中。木柱与横梁之间，均是榫卯相接，纵横交错，互相支撑，不用一铁一钉，已见斗式木构架的安实与稳妥。过去，木匠是村里的座上宾，谁家盖房、打家具、做棺木，都离不开木匠。盖房子时，木匠先在地上打磨房柱、横梁，

依照尺寸凿出榫、卯，再选黄道吉日，指挥帮忙的人按步骤抬到梁上，榫卯套实，一座房就立起来了。钢筋水泥时代，传统匠人没有了用武之地，木工技艺一天天地衰弱、消失。虽无损日常，却让人叹惜，它不只是木头与木头的结合，更是民间智慧，一个时代的印记。今天，将要失传的老物件、老工艺在偏远的四方山上复活了，这是传承，也是对工匠精神的致敬。

沿着陡峭的山路，在张坝的老房子里进进出出。房子有大有小，依山勘摆布。在这么挺拔的山上盖房子，真是不容易。不过，在战事频发、土匪出没时期，住在这山上，显然是明智的选择。而且对面山势开阔，山下大团鱼河流淌，茶马古道经过，出行、讨生计都有路可走，才使张氏一辈辈人能在山上安居乐业，最后留下眼前的一座座老房子。

村子里有铁匠铺、酒坊、磨坊、魁星楼，重新葺葺，保持从前的样子。我随便推开一扇虚掩的木门，都会响起苍老的吱呀声，像是木头发出的呓语，告知来人这是张氏老宅，迎来送往几百年，现在村子里的人去了别处，但老房子就是张坝村的史书，翻开，人和事无一缺席。

在村子里走，时不时看到院前的一株苹果树，墙角的一丛凤仙花，或者斜枝伸来的桃花，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植物，但在老屋的映衬下，便觉得这些花草树木也是过去的旧物。一座老屋后面的平台上，长着一株大杏树，枝叶繁茂。坐在树下的石凳上，等光线暗下来。四周静悄悄的，我听到了孩子的笑声、老人的咳嗽声，牛、羊、鸡、鸭、猪、狗的声音，烟囱里青烟升腾，铁匠铺里星火四溅，磨坊里飘出阵阵麦香，魁星楼里有人双手合十，在香火前低语……四方山广博，脚下的土地深厚，村中的老屋安实，到处可见的木、石也坚韧，就连大杏树的年轮里，都装满了张坝村的旧时光，等人来的时候，再一点点放出来，像老唱片，针一搭上去，就开始发声了。

高处的那棵菩提树，千年有余，树干粗壮，五个成人合抱不过来；树皮皴裂，形成一道道深深的沟壑；树冠若盖，能为人遮风挡雨。我抬头仰望，像在仰望一座古刹。站在时光隧道里的菩提树，担得起世间所有人的敬仰。当年，张氏先人盖第一座房子时，宁愿舍近求远，都没有动这棵树，这是树的幸运，也是张氏族人的幸运。在行走的路上遇到，更是我的福气。

（压题图片：张坝古村落）

嘉陵江畔寻古银杏

□ 朱越

微凉的秋风掠过秦岭余脉的山脊，带着嘉陵江湿润的水汽，悄然漫过陇南徽县的群山。循着“千年古银杏”的传闻，我驱车驶入嘉陵镇境内——这片藏在甘陕交界、嘉陵江上游谷地的土地，既有着秦巴山地的雄奇，又兼具蜀地水乡的灵秀，而散落其间的古银杏树，便是秋日里最动人的景致。

车子刚进入嘉陵镇辖区，道路便顺着山势蜿蜒起伏。这里地处西秦岭山脉南麓、嘉陵江上游北岸，属于典型的“中山峡谷地貌”，群山如黛，层峦叠嶂，嘉陵江主支流及无数溪涧穿谷而过，在山谷间冲刷出零星的河谷平坝。不同于北方草原的辽阔，也迥异于江南丘陵的温婉，嘉陵镇的地貌带着一种“刚柔并济”的特质：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落叶林与针叶林，墨绿、浅黄、赭红的色块交织；谷底的平坝里则散落着白墙黛瓦的村落，田埂间的玉米秆还带着盛夏的翠绿，与远处的青山、近处的溪流相映成趣，宛如一幅晕染开来的山水画卷。

沿着村道往深处走，远远便望见一片金黄在绿树掩映中——那便是嘉陵镇最负盛名的古银杏群落。走近时，才真正被这份壮阔震撼：十余棵银杏树散落于村落旁的坡地与河畔，树龄最短的也有三四百年，最长的据说已逾千年。其中最古老的一棵“银杏王”，树干粗壮，需四五人合抱，树皮皴裂如老龙鳞，却依旧枝繁叶茂，金黄的叶片层层叠叠，像撑开了一把巨大的金伞，将秋日的阳光过滤成细碎的光斑，洒在树下的青石板上。

伸手触摸树干，粗糙的纹理间仿佛能感受到时光的流转。秋风拂过，千万片银杏叶簌簌飘落，有的打

着旋儿轻吻地面，有的顺着斜坡滚向不远处的溪涧，溪水带着金黄的叶片蜿蜒流淌，最终汇入嘉陵江的支流。抬头望去，湛蓝的天空下，金黄的树冠与远处青灰色的山峦形成鲜明对比，偶尔有飞鸟掠过枝头，留下几声清脆的啼鸣，更显山间静谧。

顺着银杏树下的小径往山坡上走，视野渐渐开阔。脚下的坡地坡度较缓，土层深厚，适合树木扎根生长——这也是古银杏能在此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。远处的嘉陵江如一条碧绿的绸带，在峡谷间曲折穿行，江面上水汽氤氲，朦胧了两岸的山色；近处的村落里，村民们正忙着晾晒玉米和辣椒，红的、黄的、橙的作物挂满了屋檐，与古银杏的金黄相映，勾勒出最鲜活的秋日农家图景。

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，古银杏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坐在“银杏王”的树荫下，听着溪水流淌的声音，看着落叶纷飞的景致，忽然明白这片土地的魅力：它既有中山峡谷地貌造就的雄奇风光——群山环抱、江穿谷行，又有千年古银杏沉淀的底蕴，让自然之美与岁月之韵在此交融。嘉陵镇的秋日，从来不是单一的“金黄”，而是山的青、水的绿、叶的黄、农人的红交织成的斑斓画卷，是秦巴山地与嘉陵江水共同孕育的秋日诗行。

暮色渐浓时，恋恋不舍地与古银杏告别。回望那片金黄在暮色中渐渐模糊，心中却满是满足——这片藏在嘉陵江畔的土地，用它独特的地貌风光与千年古银杏，给了我一场关于秋日、关于时光的温柔邂逅。若你也向往秋日的诗意，不妨来嘉陵镇走走：看古银杏落叶，听江水潺潺，在秦巴山地的褶皱里，寻一份属于陇南的秋日浪漫。

园丁赞

□ 谷也

一
黉门躬耕年复年，
自甘寂寞守清贫。
早去迟回传新智，
夜来继日践初心。
解惑释疑铺坦路，
持灯燃烛照行人。
位卑未敢忘忧国，
桃李缤纷满地春。

二
家山黉校一方田，
俯首耕耘数十年。
化雨春风育桃李，
忘餐废寝备教研。
凌晨出屋月铺地，
薄暮归家星缀天。
沥血呕心师者事，
安贫乐道众称贤。

竹实

第2048期

《太平年》里看陇南

□ 张霞

2026年年初,《太平年》成为电视剧的一匹“黑马”,该剧用镜头还原了五代十国时候的战乱,看得人头皮发麻。在五代十国的53年里,有14个皇帝轮番登场,平均3.7年换一个皇帝,战乱、灾祸不断。天下不太平,作为军事要冲的陇南更不太平。

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个中原王朝,是实力最强的5个“北方大哥”,被称为“五代”,这5个大哥并没有完成统一,南边一小块一小块的十几个割据政权被统称为“十国”,他们分别是前蜀、后蜀、南吴、南唐、吴越、闽国、南楚、南汉、荆南(南平)、北汉。

“天子,兵强马壮者当为之,宁有种耶!”做开国皇帝的这群武将的皇位都是起兵造反得来的,缺啥补啥,他们最缺的就是“正统性”。这群皇帝,虽然没什么文化,但玩起“正统性包装”却是个顶个的高手——沙陀人李存勖硬认大唐当祖宗,喊着“复兴大唐”的口号建后唐;沙陀人刘知远沾着刘姓就攀刘邦为祖宗,直接建后汉;朱温、郭威则按爵位定国号,石敬瑭靠属地名命名立后晋。为了和前朝区分,五代全加“后”字,十国就“南”“北”前缀,没称帝的就直接用地名凑数。如果说国号是五代十国的“品牌包装”,但这包装再精美,也掩盖不了一个致命问题——没钱。北方连年打仗,田都荒了,粮从哪来?

答案是川蜀。“天府之国”,一年两熟,盐铁丰饶。想得到川蜀,先得过陇南。陇南是川蜀的北门。于是在五代50多年的时间里,陇南就成了那个“谁都想来踹一脚”的门。

陇南的50年:被踹了七脚的门

陇南的战略价值,早在三国时就被蜀汉和曹魏验证过——两国在此死磕60余年,只为守攻川蜀咽喉。

到了五代十国,这价值更是被放大到极致:川蜀物产丰饶,是割据政权的“续命粮仓”,而陇南就是川蜀的“防盗门”,丢了陇南,川蜀便成了囊中之物。把这50年的战事捋一遍,你会发现一个规律:中原皇帝一登基,第一件事就是出兵陇南。

陇南的地理位置,实在太特殊。它像个棋盘上的“天元”——谁占了,未必能赢;谁丢了,必输无疑。

后唐庄宗李存勖,刚灭完后梁,脚跟还没站稳,6万大军直奔陇南。结果呢?凤州、兴州、成州,一州接一州地破,前蜀直接灭国。

后蜀学乖了,在陇南修工事、囤重兵。后晋打,没啃动;后汉打,没啃动;后周柴荣亲征,啃是啃下来了,但后蜀也没散架。

算个总账:前蜀立国18年,后蜀立国31年,加起来49年,比五代任何一朝都长。

陇南这道门,不是铁的,是金的。谁守住了,谁就能在乱世里喘口气。

最后谁守住了?后周柴荣,他收复秦、凤、成、阶四州。

打完仗,柴荣干了三件事:免赋税、降将愿留者厚待、愿走者赠路费。他不是圣人,他是算明白了:打下来的土地,得让人活下去,才算真正拿到手。这个思路,后来被北宋抄了作业。

六边形战士——王仁裕

冯道是《太平年》里的主角之一,流水的皇帝,铁打的冯道。皇帝轮流做的时代,冯道历时四代12主,不是丞相就是三公,在柴荣称帝时才寿终正寝。冯道十二姓家奴成神,他为国不为君,最著名的话就是“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”。

在陇南也有一位能力不逊于冯道的人,他就是王仁裕。

乱世最见人性,也最出牛人。陇南走出的王仁裕,堪称五代版“六边形战士”,与“官场不倒翁”冯道齐名,却比冯道多了几分文人的硬气。

王仁裕,礼县人,出生于公元880年,历事岐王及前蜀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六个政权,官至户部尚书、太子少保,77

岁病逝后追赠太子少师,妥妥的“六朝元老”。但他的“不倒”,从不是趋炎附势的钻营,而是乱世里稀缺的职业素养与忠正底线,这是他在官场站稳脚跟的真正密码。

这位文坛与官场双丰收的大佬,2岁前还是个“摆烂青年”:出身官宦世家却读书不成,天天浪荡乡里,传说直到一场奇梦,被西江神剖腹洗肠、吞下文石,醒后竟文思泉涌,自此勤学苦读,五年成才。

26岁入仕后,王仁裕走到哪都能守住本心:前蜀主王衍荒淫无度,他屡次直言劝谏,尽显忠节;路王李从珂谋反,他以“事君尽忠,事父尽孝”阻止上司参与,即便面临鼎镬之刑也毫不畏惧。这份忠正,成了他在乱世官场的护身符。

同时,他还是五代文坛的“卷王”,被时人称为“诗窖子”,写诗上万首,著书685卷,《开元天宝遗事》更是流传千古的名作。难能可贵的是,在皇权更迭如走马灯乱世,他始终守着力人的初心,用笔墨记录时代,让五代的烟火气与沧桑感,透过诗句流传至今。

王仁裕的存在,不仅是陇南的骄傲,更证明了即便在最混乱的时代,专业能力与做人底线,永远是立身之本。

北宋接手:陇南从“门”变成“墙”

熬到北宋建立,陇南终于告别了五代的轮番混战,却依旧是西北边防的前线阵地——北接大夏,西邻吐蕃,边患从未停歇,这里成了北宋边疆治理的试金石。

赵匡胤登基第四年,派兵伐蜀。路线?还是陇南,还是青泥关,后蜀亡。

但北宋很快发现,陇南不是终点,是起点。北边是西夏,西边是吐蕃,今天来抢粮,明天来劫寨。

陇南从“川蜀的门”,变成了“西北的墙”。

北宋在陇南投了重兵。成、凤、岷、阶四州划为秦凤路,驻军分四类:禁兵、厢兵、乡兵、蕃兵。还专门组建了“保捷军”。但北宋最高明的一步棋,不是驻军,而是不驻军的地方怎么管。

有个叫赵钊的都校,欺压蕃族,逼反百姓。朝廷的处理是:流放赵钊,把沙湾寨还给蕃民。阶州知州刘舜臣,被举报“掠夺百姓”,直接降职。

吐蕃骑兵来犯,杨文广(《杨家将》里的人物)在鞏臬城搞了个“雷人”操作:趁夜修城,天亮敌军到,城已经立好了。

这是“威”。

而更厉害的,是“恩”。

熙宁年间,王韶上书《平戎策》,一句话说透西北困局:“欲取西夏,先复河湟;河湟复,则西夏腹背受敌。”

宋神宗拍板:干!

王韶带着大军,54天,行军16000里,收复了被吐蕃占领310年的岷、宕、洮、迭五州。

这是北宋开国以来最大的拓土之功。

更绝的是收复之后——不杀降,不毁庙。在收复地大修佛寺,蕃民信佛,那就用佛寺安抚民心。这是把“文化”当成了战略资产。

吐蕃首领木征、鬼章叛乱,朝廷平叛后照样封官;吐蕃降将包顺,后来带着部属为北宋打仗立功,主打一个“忠心”。

陇南,也从一个天天打仗的前线,慢慢变成了各族共处的“试验田”。

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拍的是五代的乱。但陇南的故事,讲的不是乱,是在乱里怎么活,活完了怎么办。

王仁裕给出了个体答案:守住底线,做好本分,把才华变成护城河。

北宋给出了治理的答案:恩威并施,文化怀柔。

而陇南本身,是那个沉默的棋盘。它被争夺、被割让、被收复、被经营。它见过沙陀骑兵的铁蹄,见过后蜀工匠的城墙,见过吐蕃僧人的经幡,见过北宋文官的账本。它不讲话,但每一步都被写在了史书的夹缝里。

(参考文献:《陇南五千年》《陇南文化史》)

幸福日子全靠党

□ 李虎有

粗茶淡饭,一日三餐。
清晨漫步,气爽神安;
晚观落日,广场欢颜。
棋牌怡趣,健体休闲,
安居乐业,福佑人间。

放眼寰球风云荡,
五洲四处起烽烟。
巍巍华夏旌旗展,
国泰民安军威浩然。
大国气度,勇担重担,

力护和平,五星高悬。
若问福祉何处源,
幸福根基靠我党。
民族复兴中国梦,
华夏昂首耀东方。